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十三

古閩黄道周石齋父註斷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爲鄆州防禦使嘗内舉繼倫以爲可用太宗即位以從征太原功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契丹潛入寇上遣李繼隆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鋭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遊徼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

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深無敵怖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則亦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捲甲卿枚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是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川徐河天尚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出其不意也食訖將戰繼倫率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被殺衆遂驚潰

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脊劍甚衆善馬先鬭蠻兵隨之大潰蹂殘死者無數莽冉自是不敢窺邊㑹相戒當避黑面大王以繼綸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五道以討李繼遷上疑李繼隆逗遛不進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特繼倫已被病彊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即日赴行營至慶州卒

斷曰

尹子繼綸領軍邀徼繼隆擁輜于越欲擾兵過尹

前覩之如草繼倫怒嗔激衆共討侯其前驅忽從後搗斬相皮室于越驚倒臂中短兵蒿馬奔跑潰兵蹂躪死者不少黑面大王戒避須蚤再奉詔行奈命不保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騎偏將屢爲賊敗士卒畏怯惟青願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畧宥州屠嚨咩嵗等族燔積聚數萬收

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喬子谷築大耶
等堡皆阨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
此亦臨陣一法
馳赴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不敢當
尹洙爲經畧判官青見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畧
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見而奇之待遇甚
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名言
青折節讀書由是益知名青奮起行伍十餘年而貴
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

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皇祐中廣德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嶺南騷動師久無功敕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猶以爲憂青因自請于帝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於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而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戰敗軍聲大沮廣西黔轄陳曙乘青未至復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乃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

晨會諸將堂上揖賭起并召用等三十八人按以敗亡狀俱驅出軍門斬之潙靖相顧錯愕諸將股慄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潙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從左右翼出其不意遂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明日檢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

也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患非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及賊平人服其有遠慮青在樞密四年身出卒輒指目以相矜誇既而出判陳州卒贈中書令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

奏有遠略

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故其出嘗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于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嘆其有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

斷曰

狄青爲將戰功紛紛帶銅面其所向吸魂朝野名重面湼猶存帝命藥去請留勸軍儂智高反衆敗崑崙青怒盡斬突出關門賊出不意大敗而奔高

死未確不敢妄闡智高一叛青巳早論破之亦易何假于人賊平之後方服其神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世衡盡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𨺗蔭補官時西邊用事守備不足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之而世衡且戰且城之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即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遂開營田二千項（經畫）（得法兼有吏才）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口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與之由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崛强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勞其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

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信遂緣險而進（此與郭子儀單騎見虜詞）奴訛方臥帳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又羌長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佯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誤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乃（六○曲心○義○絲○藝○恩）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聚燧介馬以待爲懷敏敗率羌兵數千

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
（訓練得法）
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
自勵皆精于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范仲淹檄
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起將所部甲士晝
夜與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
人剛浪㖫號野利王又一將遇乞號天都王皆元昊
腹心親信用事欲以謀間之未得其隙會剛浪㖫令
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
（善于用間處）
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遂留以監商稅出入騎從甚

寵有俏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番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㖫內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等語令嵩客藏衣中非瀕死不得泄別以棗一部畫龜一幅遺野利以諭其早歸之意剛浪㖫得之大懼命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㖫試已召嵩廷詰問書所在嵩堅執無有辭甚箠答不言元昊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曰种將軍舍遺野利王書藏不得輒泄令至死不了得將

軍事即解衣出書書入元昊遂疑野利陰遣別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傳野利語世衡審知爲元昊所遣轉媿罵元昊盛稱野利内附之意仍厚遣使者曰爲我歸語汝主速決無稽留也使者去甫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王又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之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之意遺於境上傳聞于元昊并殺天都王遂復遣使請降稱臣如舊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不煩縣官大有恩惠及羌長朝夕

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斷曰

种子世衡少尚氣節有事西邊心盡力竭既爲築城又將泉掘先開營田復貸商業荒涼邊城富如帝闕行部慰勞羌長除結帳往還不憚大雪敵感且懷拜皆羅列以酒酹之再贈姬妾若有所圖死亦剪夬種類猜嫌因而區別所忌掃除所憎挑滅蒭獨歸降不生釁孽所以邊庭常清常潔

郭逵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逵始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逵為駐泊將執中嘗與賓佐論當世名將共推葛懷敏逵曰懷敏喜功徼幸徒勇無謀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嘆曰君直知兵已而懷敏果覆師保州卒叛田況遣逵往招之逵與亂首待其臻嘗同事范仲淹因縋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即與其黨再拜邀逵登城既見中諭

以誠信致降

禍福衆疑不卽下遼曰若降恐不免遼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麗籍鎮河東俾遼攝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以無稽也籍不能決以諉遼遼訪得太平興

能以故牘稱狄契丹俱學所處

國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遼招得蠻所親信爲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神宗卽位改宣徽南院使判鄭州是時种諤受嵬名山降因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興欲棄綏州遼曰敵殺

非言綏州不可棄

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豈

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
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
與遣其屬趙禼等與夏使議夏使惟言砦基禼曰二
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
符所移書固在也敵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
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不知逵始自
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荅之夏人又求以亡
命景詢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重輕受之
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嵛人無復敢向化矣逵詞

得殺楊定首領姓名詐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遂曰是且梟死犯以給我帑兵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遂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執獻之遂慷慨喜兵學神宗常訪以八陣遺法遂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人教兵久不就乃擇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就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又欲罪鄜延巡檢白玉玉見遂托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遂哀之不遺申救甚力得免

可謂知兵

教兵之法甚捷

已而玉大捷於新砦神宗詔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
卿之力也逵每戰先招懷後戰鬪惜士卒不妄加誅
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
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斷曰

郭逵談兵頗有先見任福覆軍懷敏歸陷一如其言
誰不欽羨保州招降登城戒勸恐衆有疑留身爲
劵窮地契丹無稽思古故牘查明王土可驗湖北
溪蠻仕義有變招蠻之親爲蠻之患若棄綏州弱

見于而匿詔不宣後方無玷坐論成功勝于力戰

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惟董氈粗能自立瞎征

欺巳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旣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結連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因以韶管幹秦鳳機宜文字時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招致之龍珂遂率屬十二萬口内附帝乃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乃躬環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乃潛

師越武勝（不意處）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人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泯通遠為一路會景思立敗于踏白城賊圍河洲部閙之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深知）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部曰賊所以鬪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兵法之言）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

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乃大喜韶還熙以兵巡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因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未幾召爲樞密副使韶欲求退因言決里廣源之役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挑政乃疑臣爲譏刺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不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至伊吾盧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旣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倘不求退必致不容帝見其

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出是不悅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毎戰必提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慄而韶鼻息自如（淵有成見）（方能高卧）韶交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從人通病）子以首爲功級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既病疽洞見五臟益亦多殺之徵云

斷曰

王韶有志上策平戎西夏可取河西掌中神宗驚

其機宜與羌龍珂招致內附相通帝復河隴部領軍充歷敵而陣甲背環躬麾兵逆擊焚帳奏功再議所向直趨羌鎮斷夏國路使其不通瞎征窮蹙俘獻重臨兵勤財費歸曲聖聰帝意不悅罷職知洪病雖疽卒人亦稱雄

种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爲熙州推官議役法忤蔡京言知德順軍又詆其誣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

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古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

良將之言

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

要論不煩

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久之。知西安州。嘗督兵築佛口城。敵至壁葫蘆河。師道陣

於河滸若將決戰者陰使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

（出其不意以擊之又揚言援兵以駭之敵焉傳不敗）

援兵至敵方駭顧而楊可世早潛軍衝其後姚平仲復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獲甚衆其長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帥陜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

（支期臨此在此）

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童貫謀伐遼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

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犯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虎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貫不能對師道復諫以爲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河北制置使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

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因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李綱迎勞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師

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頎然
威能屈敵
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師道笑曰彼為卿故也
京師自被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城南壁
便民處
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掠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
制敵處
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敢越
佚者种氏姚氏皆山西巨族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
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
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
自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過春

分乃可擊時相距幾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所營以及於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師道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權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詢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經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

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步師進太尉爲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却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京師失守帝撫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中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

斷曰

老种師道宋末主兵非貫不悅即忤蔡京帝問邊事不敢為精來則以應妄動事生邊功未立近擾先驚揚言援至前擊後衝敵潰斬獲城功始成再征臧底斬惰先登師纔入日敵已削平遼乃鄰也伐之何名白溝戰敗轉互相傾再起河北或止勿行師道亟進直壓敵營帝聞而喜虜懼而停平仲恣忌戰以速爭种請少緩帝亦不聽既而戰敗功非無憑大都亂世良將空稱既瀕臨穢方蘇撫膺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幼有大志○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靖康元年○陳過庭薦澤充和議使○澤曰○是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會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因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

單騎就道磁經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經理井井有條）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抵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見得利）王遂回相州未幾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道遇北兵乃

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徵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獪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不能成功在此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

兵會京城又遣書總管趙野范訥曾懋等合兵入援
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
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進兵遇
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
度金人必犯濮先遣騎三千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
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夾擊又大敗之澤兵
進至衛南渡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曰前
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
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

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
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十倍
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
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
澤不敢復出兵時金人已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
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
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約大
元帥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乃止不進而屢表
勸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

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其言欲留輔政潛善等沮之遂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屛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

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
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
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
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侵掠爲患澤使人諭以禍
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
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
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復上疏曰國家承
平久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今
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

下識于人言令遷竄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繼遣之澤憂金人入攻乃渡河約諸將議圖恢復因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鱗次為連珠砦又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從隨以獲罪戾者陛

下觀之叨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
暢論猶不知之情夫
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日言不可遷
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
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柰何輕棄以遺敵
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又上疏曰京師天
下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
遽欲去之是并腹心而棄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爲黃
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輒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
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

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
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嚴河保護河梁以俟大兵
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
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奕
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
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
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去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
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義之士憤懣奮激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

成○集○已○久

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
壑强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
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
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
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
復有願忠効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種爲金將往來
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語之曰契丹本宋兄弟
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
願効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决爲大舉之

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賊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又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山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澤屢敗金人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又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

成頹慰後還闕即渡河討賊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後不果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賊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真英雄）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恢復之志至死不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痛遺表猶贊上

入京

斷曰

宗澤將軍天生忠勇兩河破殘單騎往董固守不移城池復聳金人南來神弓力猛縱擊直前斬首成蹕康王使金請毋覆蹕京師入援兵須速擁迭戰十二捷報洶洶奈何朝廷和議受與二帝蒙塵沉山失統帝及康王已非英桓再相權奸惟貪榮龍澤雖英雄難回憤懣望駕還京首猶南拱憂憤發痛誰為一捧進呼過河誰為一動每一悲思淚

如皋縣○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十四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不忘本）祭于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死士飛應募時相有劇賊陶俊賈進

和飛請百騎滅之先遣卒僞爲商人入賊境賊掠以（便有作用）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儁及進和以歸嘗從劉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先奪其氣）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遂大敗遷秉義郎宗澤見而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不拘成法方爲良將）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黄潛善汪伯彥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謀定故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擊金人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見而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又

不恃勇力爲良將

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武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揣知其不來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馳丈入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澤卒杜充代之與金人大戰氾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慮敵不易走因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而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丹等合衆

（先定謀處）（特勇亦得）（疑兵之計）

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
爲諸軍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大敗之○杜充
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
非我有也○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
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賊李成
與戰皆敗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
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
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諸將皆潰○飛獨力戰
會充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

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
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
得夾擊之法
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
軍爭來降附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首山待之又令
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兀朮次龍
灣飛以騎三百步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
西遂復建康飛因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
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
安又敗之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

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
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自爲先鋒
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
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
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
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先齊 齊人 況從賊 非民本心 故）
降者八萬餘人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遇于樓
子莊飛與戰又大敗而追之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
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

蓋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十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詔付飛金字牌黃旗命（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知成遁不從招因上奏曰比年多命招安故爲盜者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名言）苟不畧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食盡矣奈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

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意）
（妙）明巳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而成走飛因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汝等誅其魁而（人之心招撫爲主）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峪道招降二萬餘人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

平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帝命飛平之飛至虔賊彭友躍馬迎戰飛麾兵卽馬上擒之賊衆驚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帝有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

赦脅從帝因曲赦之人感飛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
手書精忠岳飛自製旗以賜之先是李成侵金人入
侵又覬趨兩浙與楊么會飛因上奏襄陽六郡爲恢
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使李成遠遁然後加兵
湖湘以殄群盜因渡江顧中流而誓曰不擒賊不涉
此江既至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
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卒平地雖衆
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
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既合戰馬應鎗而

甃步卒騎衝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既而又復鄧州帝聞之喜曰吾但知岳飛行軍有紀律不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又復唐州襄漢平又擊走劉豫兀朮而廬州平因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

語疑飛玩寇欲以鬪浚曰岳侯忠孝人也且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既受飛命因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詔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遂

如鄂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勇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又說餘端劉先等來降又復入湖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仍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擧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

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入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未幾居母憂降制起伏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優詔趣起乃就軍既而從幸建康詔以王德酈瓊兵隸于飛且諭德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帝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乃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

果能如此何患大事不成

以德彊兵隸於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妣墓側帝累詔趣飛還職飛

力辭又部幕屬造盧以死請凡六日飛始還朝待罪帝慰遣之未幾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豫因思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

兵用間處

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復請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十年金人攻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因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先遣張憲姚政馳赴之

看他調兵諸路何等周匝

後乃遣王貴牛皋等分布經界西京汝鄭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曰諸帥

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欲併力一戰便是兀）中外聞之俱大懼。詔飛審處自固。（不伎窮）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死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兀朮長技至此窮矣）官軍奮擊，遂大敗。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今已矣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至兀朮果至雲復大敗之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亦屢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因進軍朱仙鎮距汴梁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是時磁相等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字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

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及崔慶等皆次第來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批歎斯言）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遂降詔班師飛奏金人銳氣喪盡兊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詔飛班師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相公去

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吾不得擅留因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又亟奏以漢上山處之方發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金兵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飛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术破濠州楊沂中遇伏而

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兀朮乃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使万俟卨何鑄羅汝楫交章彈論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言其書已焚

飛繫獄兩月無可證者又逼孫革等誣飛受詔逗遛
命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成獄歲暮獄不
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
籍家貲徙嶺南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稱之聞
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
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帝欲爲飛營第飛辭
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
不易之論
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孝宗詔復飛官以

禮改葬追封鄂王

斷曰

岳侯忠勇貫絕古今雖好野戰然在一心賊五十萬入百立勳中原浪棄兀朮南侵牛首敗走新城又奔李成之計自洪至鈞不從者坐招降賊人分道而遁蓋見岳軍幺湖中破彭馬上擒既而北伐中原直臨刀斬馬足拐子敗群賊屍布野積如獸爲兀朮大慟欲遁還金書生熟被內有權臣死且不免功又何論其言果應遺恨至今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鷙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西夏騷動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夏人大敗去俄復出世忠顧一騎士銳甚問為誰或曰監軍駙馬兀喙也遂躍馬斬之敵眾復大潰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諸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關堰賊遇伏發蹂亂擊之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特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

賊溪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
問野婦得徑即挺戈直前踰險擣其穴格殺數十人
擒臘以出從宣撫李綱大討山東賊追擊至臨淄河
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
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勦殺於是皆死戰破之乘勝
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
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
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
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不至始大悔

失色然無及矣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位傳於皇子旉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知世忠至更相慶慰世忠聞報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因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以身任之公無憂即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既而世忠進兵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與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

及子亮皆爲傅所質防守甚嚴爲朱勝非所詒白太后遣還世忠與其勤王未幾明受詔至世忠乃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因使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置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賊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賊刻神臂弩持滿以待（脊不能身處）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

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𤟎留
將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
於市又自衢信追擊至漁梁皆擒而伏誅帝手書忠
義二字揭旗以賜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
地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
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
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還保江陰杜充以建
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以前
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敵歸邀

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人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

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我軍多戰死敵遂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是役也兀术兵號十

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美建安范汝爲反辛
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詔世忠討之世忠曰建
劍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
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
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
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夕併攻賊震怖莫
測五日城破汝爲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民感更生
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奏江
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於是旋師永嘉若將

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
賊不虞其至咸大驚世忠遣人招之廣西賊曹成以
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
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
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
半月効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
乃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
逆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
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遂大破之斬忠湖南悉平

師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入侵世忠親提兵駐大儀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見對金人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

面蹤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甚衆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戰以挫其鋒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世忠至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巾幗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

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師以蔽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慷慨激切帝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上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則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

克○十年○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于潭城○皆捷○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復上表乞骸○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見其面○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蘄王○

斷曰
韓公世忠戰有大力萬衆之中躍馬斬敵方臘反
時詔求甚急踰險擒之有如拾級討賊山東單騎
夜入連呼大軍賊降不及苗劉劫君韓開大河即
刻進兵誅姦肘腋兀朮不再侵帝恩移蹕河北山東
國家已失再棄江淮身于何立死守鎮江不容歸
跡求乞甚哀愈加攻擊窮困蕩中四十八日天不
絕彼鑿渠風息江西湖南寇賊如織乘勝平之無
不盡克帝論武功中興第一權檜不容乞歸自適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屢立戰功○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勤王○高宗時爲大元帥○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會有人自汴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若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許之○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號○無以稱人望○高宗泣涕不許○俊便道扈行至應天

府高宗如即位隨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時江淮群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尋又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帝如臨安後苗傅劉正彥作亂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官調之俊知其僞拒不受會韓世忠自海上來俊借一軍與之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戰于

臨平討平之○金人分兵繼入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既而金人三犯明州○雖互有勝負○然極力戰守未嘗有失○未幾江浙群盜蠭起○俊復奉詔討平之○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陽○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圖江州久未解○朝議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時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

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綴字若甲兵勢之卽此意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出城不意大戰敗之追奔七十里至筠州既復筠州又進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山不虞之道而入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追絕江而遁號後為張鐵山既復江州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因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李新失險之敗據

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據
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率衆攻險賊衆懼而潰馬進
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
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
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遂改俊
爲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敵將引去
俊乃謂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
半濟而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
魁程師回張延壽以獻既而劉麟入寇率兵十餘萬

此誘敵之妙

亦其籌略

妙算

犯濠壽詔并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後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陛下得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九年冬金復渝盟

再破河南圍順昌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又分道來侵俊收宿豪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進少師自是金人凡入寇皆爲俊等所敗然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功名心所誤）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加少傅封益國公十二年以御史江邈論之罷爲統醴泉觀使俊（如何可與岳並稱）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

世稱張韓劉岳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
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

斷曰

張俊用兵戢功可數三帝蒙塵請王爲主太后迎
歸已無北土杜用淮侵郭青鎮阻陳通杭殘蘭溪
蔣忭一二皆平徐明斬捕苗劉之誅雖韓操斧俊
借一軍亦云樹輔請討李成先以怯聲俊惰逗奔
突強如虎詣鄰奏功太尉受祿和議贊成合檜心
腩武穆之冤措無一詞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劉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見奇之特差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狄名如此）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帝駐于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鬭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illegible]金人歸三京乃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馬軍所部八字軍幾三萬七千人錡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

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
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遂與
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問知府陳規曰城中有糧
否有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因
遣騎促所部將士及老稚輜重連夜至及旦報金騎
已入陳蔡遂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衆計事
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鋭為殿令步騎遮老小
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
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

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
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
○有○死○無○二○
○之○志○
毋辱敵手乃分令諸將守諸門再三皷厲於是軍中
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
立功未幾金人圍順昌錡豫于城下設伏擒千戶阿
黑等二人詰之知虜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
○此○
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三路合兵薄城錡
○與○孔○明○却○循○山○之○師○同○
今開諸門金人疑不敢進初錡傳城築牛馬垣爲門
至是蔽門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

中垣上鎗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中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死河者不可勝計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兒吹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

將退軍老婆灣。兀术聞而自汴來。錡遣曹成等二人此○間○是○使○作間。曰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兀○术○玩○敵○之○意○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復昔比。元帥臨陣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

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諸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敵由之以濟（請渡河之計）錡因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在此）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以佚待勞法）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牛馬垣下（以飽待飢法）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清氣爽錡按兵不（以靜待動法）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

餓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戰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戰入其營刀斧亂下敵大敗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官軍乃以槍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所為號長勝軍專以攻堅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所殺遂至大敗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拔營還汴是役也錡

久逸精兵

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人而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讙譁終夜不息而錡城中寂然無鷄犬聲以逸待勞故能勝之捷聞帝喜甚既而洪皓在燕歸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兀朮簽兩河兵謀再舉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據東關之險兩戰皆勝之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

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面搶而坐會楊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盖之軍俱至是時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王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將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楊沂中復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去居數日正議班師而濠州告急錡偕沂中等急趨黃連埠援之去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以爲後圖

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錡軍至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語俊無恐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遁錡見俊

俊怒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乃斬劫砦賊耳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變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於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後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軍容甚

英雄氣槩

肅金人以擅罌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於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時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因督兵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强之不得已而行及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後軍王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特黃幟登高

山望之飛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參軍虞允文自采石督舟師與金人戰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真忠憤之言）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書生我輩愧死矣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錡慷慨深毅（平素爲金人畏服如此）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獨至錡莫有應者

斷曰

劉錡受命節制東京軍名八字三萬餘兵絕淮而上暴風勿驚主有賊兆金果敗盟順昌既至因趨入城及旦敵合百計戰爭或伏擒敵或夜斫營或借雷孅或衆吹笙使其不測自戰屍横又示柔弱令其驕盈又毒水草使其病生晨凉不戰午疲急征外兵震攪內寂無聲故能大勝捷奏帝廷金謀在東群帥列旌順昌旗號一見遠行後屢合戰或輸或羸主謀不一嘔血命傾